

PRADO MADRID



PRADO MADRID

典藏版·世界美術館全集

7 普拉多美術館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再版

發行人 林春輝

編譯者 呂濟夫

出版者 光復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8號6樓
郵政劃撥帳號第0003296-5
電話：7716622

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262號

紙張 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弘盛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304-8769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280巷24號

紙張 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用紙 臺灣科樂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版

7

世界美術館全集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62634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com

PRADO
MADRID

普拉多美術館

呂清夫 編譯

Texts by:
Anna Pallucchini
Carlo Ludovico Ragghianti
Licia Ragghianti Collobi

光復書局

• 典藏版 •

世界美術館全集

- 1 羅浮美術館
- 2 華盛頓國家畫廊
- 3 開羅美術館
- 4 阿姆斯特丹美術館
- 5 烏菲茲美術館
- 6 梵蒂岡美術館
- 7 普拉多美術館
- 8 倫敦國家畫廊
- 9 波士頓美術館
- 10 維也納美術館
- 11 大英博物館
- 12 東京國立博物館
- 13 慕尼黑美術館
- 14 布列拉美術館
- 15 墨西哥國立博物館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Editorial Director—Carlo Ludovico Ragghianti

Assistant—Giuliana Nannicini

Design:

Fiorenzo Giorgi

Published by

KWANG FU BOOK CO., LTD.

©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 Mila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and bound in Taipei.

普拉多美術館的價值與其說在於藏品的量，毋寧說在於藏品的質。誠然在歐洲來說，如欲介紹各種流派，還有比普拉多更完整的美術館，它們或由美術行家來設立，或依據特定的目的與美術史的準則來建立。但它們之中沒有一家能夠凌駕普拉多那種令人眼花撩亂的收藏——即普拉多引以自豪的15至18世紀大師之作品。

唯在介紹普拉多美術館的史略及其繪畫（繪畫收藏構成普拉多的世界性聲望之基礎）、雕刻、設計、文藝復興期及巴洛克期的珍寶、壁龕、紀念章等貴重收藏以前，先提出幾個數字來看看或許不算多餘。

I

普拉多繪畫收藏的最新說明書印行於1963年，算是第33版（初版在1819年），其中明載着2164件繪畫作品；A·布蘭克在1957年編成的雕刻藏品說明書中，亦刊登了364件；M·羅倫特所編的基督教美術說明書目下正在印刷中，然D·安格羅製成的說明書（1955年第二版）中已達120件，並有所謂「法國王子」的珍寶刊載其中。再如總數約達4000件的設計作品目前正在分類，其中尚不包括1952年刊行的說明書（多達485件有關哥耶素描的說明書）。

以上的一點資料若也足以顯示普拉多美術館的豐富收藏，那麼再列舉義大利、法蘭德斯、荷蘭、德國、法國、以及西班牙各國大師作品的收藏數量時，其收藏的富足或將更為明確。

在普拉多美術館中，就義大利畫派言，已收藏了弗拉·安吉里柯、梅西納、曼特納的作品各一件、拉斐爾8件、提香36件、維洛尼塞13件、丁多列托25件。15-16世紀法蘭德斯派有弗列瑪畫家的嵌板4件、魏登8件、波許8件、帕提尼4件、A·摩羅15件；17世紀比利時畫派有盧本斯86件、凡·戴克25件、維路爾

斯(B. de Velours) 43件，特尼爾(Teniers) 39件。德國畫派有杜勒 4 件、孟格斯(Mengs) 12件；法國畫派有普珊15件、C·羅南10件，西班牙畫派的收藏為數甚多，有埃爾·葛雷柯的繪畫35件，雕刻 2 件、委拉斯茲50件、里貝拉數件、牟里羅40件、以及前述素描之外的哥耶作品118件。

請注意以上列舉的作品既未加上義大利畫派的波提且利、吉奧喬尼、柯列喬、路易尼(Luini)、沙特(A del Sarto)、羅特、巴薩尼兄弟(the Bassani)、卡拉契一族、雷尼(Reni)、歸吉諾的作品，也不包括北歐的畫家布茲(Bouts)、克利斯塔斯(P. Christus)、凡·歐萊(van Orley)、大衛(G. David)、馬布塞(Mabuse)、馬賽斯(Massys)、乃至 17 世紀的林布蘭、凡·歐斯達德(van Ostade)、烏維爾曼(Wouwermans)、菲特(Fyt)，更未列入普拉多的精彩收藏——西班牙畫派的加列哥(Galego)、伯格特(Berruguete)、華尼斯(Juanes)、莫拉雷斯(Morales)、柯埃留(S. Coello)、里巴達(Ribalta)、蘇巴蘭(Zurbaran)、卡諾(A. Cano)、卡列紐(J. Carreno)、C·柯埃留、雷亞爾(V. Leal)、帕列特(L. Paret)、梅倫德茲(Melendez)羅坡(V. Loper)等人的作品。

看看普拉多美術館這許多引以自豪的大師及其高水準的作品時，吾人縱使不知其歷史背景，或許亦可以在某種程度內理解普拉多的重要性、及其在美術史上的意義，甚至當你發現普拉多收藏中的缺陷——在義大利初期文藝復興之前的作品、17世紀荷蘭畫派的肖像畫、室內畫、乃至英國畫派的作品之收藏上為數甚少——之後，或許亦不致更改原先的評價。同時當你想到普拉多的收藏立體之收集過程時，那麼此一缺陷將是可以諒解的。

II

普拉多美術館本質上是國家統一後的國立畫廊，其設立的歷史與 16、17、18 三個世紀的西班牙史息息相關。

中世紀的卡斯提爾(Castile)王國及亞拉岡王國之歷代帝王雖對織畫及繪畫很感興趣，可惜在今天的普拉多美術館中，中世紀作品的收藏竟寥寥無幾。兼之國家統一者的卡斯提爾之偉大女王伊莎貝拉(Isabella)雖然收藏許多板畫，但祇有其中的50件放在馬德里皇宮及格拉納達(Granada)的皇室禮拜堂中，却没有一件放進普拉多。伊莎貝拉女王的繼承者們，自其孫神聖羅馬皇帝查理 5 世(Charles V

西班牙的卡羅斯 1 世) 到創設普拉多的弗迪南 7 世(Ferdinand VII) 都能貫徹她的傳統，經常雇用西班牙畫家及異國畫家為宮廷畫師，並訂製作品，或收購古往今來的繪畫。

西班牙歷代帝王收集於他們宮內的作品不論質量都極為驚人。特別是腓力 2 世(Philip II) 及其孫腓力 4 世(Philip IV)，他們購置的美術品之高級趣味與高度素養最為值得注意，腓力 2 世不僅購入提波羅、維洛尼塞、丁多列托及埃爾·葛雷柯(即當時嶄新大膽的畫家群) 的作品，也購入波許、帕提尼、馬賽斯等當時被稱為「不可思議的畫家」之作品。如衆所週知，腓力 2 世是個專制君主，法蘭德斯在當時又是西班牙直轄的主要寶庫，但是腓力 2 世雖迷上凡·艾克兄弟留在根特鎮的祭壇屏風，也不直接將其作品搬來，他為着亞卡薩宮殿禮拜堂的裝飾，僅委託柯亞戈西(M. Coxie) 進行考損。

這段軼事說明了普拉多收藏的一項基本特性，此乃採取正當的收藏途徑。普拉多所擁有的一切傑作都是來自皇室的收藏，同時儘管西班牙在歐洲長期佔有優勢，但也祇有特別委託製作的作品、或購置、或以禮物與遺產繼承的形式流入西班牙。

腓力 4 世的趣味正如他的收藏所顯示的，實不亞於他的祖父。皇帝的趣味曾受委拉斯貴茲的影響，更正確地說，乃受友誼關係的刺激。吾人祇要看看盧本斯兩度造訪卡斯提爾時與皇帝的關係，或盧本斯死後留在安特衛普的作品如何流入西班牙時，便可瞭解皇帝鑑賞美術的慧眼。更明確的證據或許可以在英皇查理 1 世的藏品拍賣之際，皇帝與其駐倫敦大使間來往的書簡中看出來。

要證明腓力 4 世對於美術的愛好，尚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此即在馬德里建立公開畫廊的計劃曾在 17 世紀中葉以前即由他初步理出一個輪廓，此事有力地說明了他的愛好。唯在前此一個世紀即已傳說擬將這座美術館設在甫建於馬德里近郊的巴爾多宮(Pardo，現在用作總統官邸，1604 年 3 月 19 日的火災曾燒燬一部份)，惜未見其實現。其後腓力 8 世把收藏的 1150 餘件的繪畫捐給耶斯克利亞(the Escorial) 聖羅倫索皇家修道院，其大部份作品終告公開，同時幸運的是場地位於距馬德里僅有 50 公里之處，充份滿足了畫家們的研究意欲及愛好者們的好奇心。

儘管如此，耶斯克利亞並不能滿足腓力 4 世對於美術的強烈欲求，皇帝採納亞

拉圖畫家馬提尼茲(J. Martinez)的意見(他大概從委拉斯貴茲那裏知道皇帝的意向),「倡議設立畫廊、探尋大畫家並購買其最高傑作」。關於此一提案,委拉斯貴茲曾答道:「陛下,臣若可以的話,臣將前往羅馬與威尼斯,並儘量尋找最佳的作品而採購之……。」委拉斯貴茲赴義大利兩年之後(其間腓力4世已等得不耐煩),帶了相當數目的美術品回國,但是美術館的設立計劃不論在那個17世紀、或在孟格斯那種前進精神下的18世紀均未見其實現。A. 彭斯所以發表的一件書簡中,孟格斯曾把前所未有的構想(如何在馬德里新皇宮建立畫廊的構想)說得極為清楚。

前面提過,美術館設立計劃乃是西班牙皇室長達數世紀的懸案,其間皇室收藏的數目莫不直線上升。根據P. 貝洛奇以各皇宮收藏的底賬所作的計算,在卡羅斯2世死於1700年11月1日之時,曾達到一個可怕的數字——收藏了5539件繪畫。這批收藏在1734年馬德里的亞卡薩舊皇宮發生火災時曾受相當的損失,在其後的王位繼承戰爭與抵抗拿破崙的獨立戰爭中又受到更大的破壞,然這些損失復由腓力5世(Philip VI)及卡羅斯3世(Charles III)的重新購置而幾乎補足過來。卡羅斯3世在還是王子的時候即收購大批的美術品,如拉斐爾的作品「機樞主教像」即為其中之一。

如是長達3個世紀的11位西班牙皇帝均熱心於繪畫的購置,而獲致參觀皇室收藏的許可亦不怎麼困難,此事可由史料來加以證實,但最好的證明莫過於在西班牙發展的主要畫派。例如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特雷多派、或瓦倫西亞派如果沒有馬德里皇宮及耶斯克利亞修道院所藏作品給他們的知識,這些畫派或許無法形成,再如17世紀的塞維爾派及馬德里派,若沒有首都馬德里所藏的威尼斯派及法蘭德斯派之知識,或許也無法存在。在西班牙來說,華麗繪畫的偉大收藏家之美名實非歷代帝王而莫屬。

■

卡羅斯3世愛好科學與藝術(他在君臨拿波里20年之後,於43歲時即西班牙王位),此種態度係受德籍首席宮廷畫家孟格斯(A. R. Mengs)的影響。他曾頒賜一座皇室建築來設立皇家聖費迪南美術學會,在「同一屋頂之下」不祇考慮陳列美術與自然科學的皇室收藏,同時下令在皇家聖希羅尼摩修道院牧場中開設植物

圖，並在其旁邊建立博物館。

設計工作委諸新古典主義建築家維拉奴葉瓦(J. de Villaneuva)，他於1785年5月30日提出設計圖。這座建築物的目的吾人雖然一直弄不清楚，但當1962年亞瑪斯發表了卡羅斯3世時代最著名的宰相「佛羅里達布蘭卡伯爵(Florida Blanca)的政治遺書」時，即已弄清它是兼作美術館及自然博物館。但是普拉多的興建工程至18世紀末仍無甚進展，此一延誤可以說與1788年12月卡羅斯3世的去世有點關係。但一方面畫廊的設置計劃隨着新世紀的揭幕，至少在理論方面已開始建立起來。

在巴列爾(B. Barere)向法國憲法會議提出羅浮美術館設置案(1791年5月26日)的刺激之下，1800年9月1日，宰相烏奇荷(Urguñu)下令「模仿歐洲先進諸國的政策(在把美術學校及美術館設在馬德里的政策中即已採用)，並將卡里羅的作品」從塞維爾遷往馬德里。其後在取消烏奇荷命令的哥德依(Godoy)之政令中曾提到「皇家美術館」，由此可以證明美術館設置計劃已開始進行。

由於拿破崙的侵略西班牙、及約瑟·伯納巴特(Joseph Bonaparte)的篡奪西班牙王位，使上述經過種種曲折的計劃有了結果，根據烏奇荷署過名的政令，由於從皇宮等公共建築中收集來的作品，使設在馬德里的繪畫美術館有了眉目。再根據兩天後的政令，決定把布埃納比斯達宮(今日國防部的一部份)作為此種目的之用，然也不出計劃階段便告中止。從哥德依手中沒收到的一部份收藏及從廢止的修道院中流出來的作品雖留在布埃納比斯達宮，然又由於內戰的關係，以上的計劃又無疾而終。

其間普拉多的建設工程仍在繼續，在1806年間工程亦有相當進展。在法軍佔領馬德里時代，其一樓被當作馬廄使用(某詩人曾大叫皇家沙龍受到冒瀆)，一部份落水管也被拆掉。從以上諸事看來，吾人或可理解，當拿破崙駐馬德里大使德拉帕利伯爵把普拉多美術館的問題提出於1811年9月20日的參議院會之際，何以在普拉多被視為不適於正常使用時曾引起一場「爆笑」。當時任何人都無法預言此一建築物的未來命運。

IV

由於對抗拿破崙的獨立戰爭結束及費連南7世(Ferdinand VII)的遣返，使「鏢

王」所訂的計劃重新被人提起，在從被封閉的修道院流出來的作品中，又加上聖費迪南美術學會收藏的作品，並開設繪畫美術館於布埃納比斯達宮，但此一計劃仍舊未能實現。因為再度開放的修道院要求把美術品送回，而布埃納比斯達宮亦需要大事整修。

卡斯提爾會議曾建議，為着皇帝開設美術館的計劃，應該「為達目的而投入巨額的經費……並使用普拉多街上的著名建築」，在皇帝進入馬德里那年，亦即1814年12月26日，他已同意卡斯提爾會議的建議，並發出命令。

費迪南7世於1816年9月26日迎其姪女，即葡萄牙公主瑪麗亞·伊莎貝拉為第2任皇后，從此到1818年12月26日皇后去世的兩年間，由於這位短命皇后的協助，使普拉多進入整修及完成的決定期。根據同年3月的公文，吾人可知當時「綜合科學與藝術以獲致新生命」(佛羅里達布蘭卡伯爵)的想法也在推展，我記得在1922至23年間，停在枝頭的剝製猛禽(已經相當破舊)還放在陳列櫥中。但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當普拉多美術館開放時，祇有美術作品展示出來。

普拉多美術館開放於1819年11月9日，當時的展示室祇限於2樓的圓形大廳及分成3室的左右兩翼。展出作品僅311件，全是西班牙派的作品，其作者有的還活着(如哥耶、馬德拉索〈J. Madrazo〉等)，有的則剛死不久。收藏的作品全屬皇室財產，館長在開始的20年間也全是貴族。普拉多的收藏長或得很慢，在兩年後的第2版說明書中，由於義大利派展示室的設立，收藏作品已達512件。開放6年後已經以相當數量的收藏而自豪(它們常是從皇宮搬出來的作品)，在1828年的說明書中，作品數目已達到755件。但收藏的成長史太過冗長，此等數目對本文來說並不重要，故行文就此打住。

V

普拉多美術館的建築物本身就是西班牙新古典主義的瑰寶，關於這座建築，F·却萊卡曾作過傑出的專門研究(1952年，馬德里)，他對於建築線條與比例的高雅當然讚譽備至，然對於作為繪畫美術館用的建築之卓越性則未必有充份的認識，例如各室的面積、牆壁高度、開口部的位置與數目等全部顯示了週密的調和。

10 1806年左右毛列伯爵即曾指出，建築物完成的時候，維拉奴葉瓦當然希望在設

計圖上附以適當的說明來發表。而當我們考慮維拉奴葉瓦的去世及接下來長達數年的動亂時，那麼此一貴重文件的失傳是很有可能。普拉多美術館有時會使裏面的工作者或建築學者感到驚奇，吾人在1930年「發現」的1樓之圓形大廳即為其中之一。在建築上它自然是1間豪華的房間，但當時却沒有一條易於入內的通路。在18世紀，自然光線應該跑不進去，儘管如此，但從它的帶有4個壁龕看來，吾人應該可以確定，過去曾經試用過美術品來裝飾室內。在1964年修建2樓的圓形大廳時，吾人還發現，在覆蓋大廳的具有沉重石造飛簷之小圓頂周圍，吊鐘形的空間曾用木材細工加以掩飾。吾人如若發現到維拉奴葉瓦自己的記錄，那麼此種不可思議的秘密立可揭開。

此一美麗建築的另一個特質是由19至20世紀的一群建築家予以補足擴充的部份，他們是R·奧古斯多·亞納爾、葛拉塞斯、F·亞伯斯、P·de·姆格路撒、M·羅伯特、F·丘葉卡、F·M·de·姆格路撒等人，這些工程施工得絲毫無損於維拉奴葉瓦遺留的總體，並使他們的大名永垂不朽。

普拉多美術館在1868年秋季以前，亦即在革命成功、美術館收歸國有以前，由於皇室收藏的割愛而順利成長。其後的大約30年間，還遴選一些畫家出任館長。在1873年的說明書（由畫家H·de·馬德拉索之子及畫家P·de·馬德拉索編輯而成）中，曾登刊了1833件作品，這件說明書其後祇加上少許改變，不斷再版至1920年。

普拉多美術館顯現的最新變化乃是1912年6月7日的設立營運委員會，該委員會隨即採取行動，從1917年到1920年新設24個室，並擴大展示面積。接着在1923～27年，隨着中央迴廊的更換圖案，又新設中央樓梯。1955～56年再增設合計擁有16室的兩翼，1963～64年增闢6室，至今同樣規模的擴建工程仍在進行。

VI

普拉多美術館在停止依賴皇室財產及歷代帝王收藏，進而變成教育部直屬的一個機構之後不久，「三位一體」美術館(The Trinity)又併入其中，「三位一體」之稱來自過去位於馬德里的修道院之名，由關閉的修道院流出來的作品所構成的美術館與其說是畫廊，毋寧說是倉庫。普拉多裏面由於沒有充份的空間來容納該

收藏的全部，故以委託地方美術館、大學、政府機構等形式來分配。但此乃一個機會，使過去普拉多所欠缺的各時代及各流派之作品，包括15、16世紀西班牙畫派的板畫得以開始納入普拉多。

「三位一體」藏品儘管多少帶來一點改進，但是過去皇室收藏中在某時代與某派作品的欠缺仍為營運委員會創設以來的課題之一。今日的普拉多雖然收藏作品尚不完整，但在西班牙中世紀及文藝復興繪畫上却足以令人大飽眼福。西班牙中世紀及文藝復興的繪畫在北方「國際樣式」及法蘭德斯派、乃至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之下成長起來，其剛勁獨特的個性發展極為著名。至今也展示了12世紀的羅馬式壁畫。

關於普拉多基礎所在的皇室收藏之起源已如前述，至其令人眼花撩亂的數量大概亦無重加強調的必要。這批收藏的構成份子包括義大利派(特別是威尼斯派)、具有哥德式幻想的尼德蘭派、盧本斯及其追隨者的法蘭德斯、及埃爾·葛雷柯到哥耶的16、17、18世紀西班牙派。

營運委員會尚為如下的問題所困擾，此即義大利畫派的付之闕如，及17世紀荷蘭畫派的寥寥無幾。但是吾人祇要看看西班牙與英國、荷蘭兩國不斷發生政治、宗教的糾葛時，此事或許便容易理解。同時正如前面所說，在皇室的收藏，亦即普拉多收藏中的另一個陣容貧弱之領域乃是拉斐爾以前的義大利派，要填補這個空缺並不容易，但普拉多美術館仍舊經常付出最大的努力，並爭取到義大利肖像畫家的作品、及足以彌補荷蘭畫派的某方面的作品，他如獲得8件義大利文藝復興之前的板畫也是一大幸運。

普拉多美術館即使具有上述幾個弱點，然透過其質量均極驚人的珍寶，故在歐洲畫派的研究上仍堪以最高收藏之一自豪。其中不但有以提香為中心的威尼斯派所登峯造極的時代之最佳作品、及盧本斯的各色各樣神話畫及宗教畫，亦包含委拉斯貴茲及里貝拉等直逼現實的嚴格教訓。然而這些收藏如欲確保普拉多的榮耀似乎又嫌不足，故又收藏了帕提尼、埃爾·葛雷柯、及哥耶等人以種種形態而自

從羅馬飛往馬德里，在飛機上所看到的西班牙景色，似乎和歐洲大陸稍微不同，這裏有黃色的泥土和一種異國的情趣。西班牙人喜歡鬥牛，也喜歡激烈的戀愛，這似乎又可從「卡門」的故事窺知他們的民族性。

西班牙曾經有過昌隆一時的時期，遙控七海乃是16世紀後半到17世紀的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西班牙的勢力擴及遙遠的大西洋對岸，美洲大陸不久便在它的統治下，由於驚人的貿易發展，終至富甲歐洲。腓力4世的宮廷即為其繁榮的象徵，英國與法國亦不能望其項背。這裏有很多古蹟，物價低廉，人們又很和善。所以西班牙也是現代歐洲觀光客最多的一個國家。

下了飛機之後，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行李，馬德里似乎沒有海關，不一會兒我們就走出了機場。這裏的天氣比義大利還要悶熱，我們叫了一輛計程車，直接駛往普拉多美術館。寄好行李後，就開始看畫，真是分秒必爭。這一天的早晨，也是利用上飛機前的兩個小時匆忙地參觀了羅馬美術館，這也是很不得已的事，因為在夏季，有很多義大利的美術館只在早晨供人參觀，但總比看不到好得多。

當我在羅浮美術館時，覺得西班牙畫派似乎稍遜於其他各畫派，也許羅浮美術館裏西班牙畫派的作品較少。可是一到普拉多美術館，看到哥耶的「裸體及穿衣的瑪哈」、「1808年5月3日」和他的晚年的作品，又看到委拉斯貴茲的作品，使人覺得西班牙畫派有一股清新、有活力的感覺。尤其是馬奈的作品，似乎受西班牙畫派的影響很大。法國繪畫的作品，經常有顏料變色、龜裂的現象，可是西班牙畫派的作品卻是那樣完整，令人十分驚訝，也許是他們用土紅色打底後直接作畫的關係。

這裏的作品，不但西班牙畫派的作品很整齊，義大利的提香、荷蘭的林布蘭、北歐的波許、德國的杜勒等都有很整齊的作品。大致是每一個畫家或每一個國家

排在一室，很有系統，單以繪畫的收藏來看，可能和羅浮美術館、烏菲茲美術館同為最整齊的一個美術館。

委拉斯貴茲的作品，具有一股清澀的感覺，加上輕妙的筆觸，實在十分生動，「十字架的基督」是一幅很好的畫，「皇家畫像」也很完美。安格爾的裸體造型固然端正，但又似乎不如委拉斯貴茲的作品生動。

回想我在師人開始學畫時，最為嚮往的畫家就是委拉斯貴茲、哥耶、馬奈和竇加，當時我的畫法想來是受西班牙畫派直接法的影響至深，現在能看到這些真蹟，使我興奮不已。

現在我們回顧一下西班牙的美術史。它的繪畫大約在16世紀才有令人注意的成就。其前驅的畫家並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位叫埃爾·葛雷柯的希臘畫家，他在義大利學畫之後，來到了馬德里。經過葛雷柯的活躍，於是西班牙美術結束了中世紀以前的繪畫形式。

及至17世紀，宮廷經常雇用畫家為皇族畫肖像，繪畫乃突飛猛進。這時有委拉斯貴茲完成了油畫的技法，為近代繪畫作了偉大的供獻。

其他如半里羅的宗教畫、里貝拉的平民生活描寫、蘇巴蘭的靜物畫，乃至其他的肖像畫家陸續出現，建立了西班牙繪畫的傳統。而在這個傳統中，到18世紀後半天才畫家哥耶便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埃爾·葛雷柯雖然多半是繼承了多列托的衣鉢，但他又進一步深深地與神祕的夢境結合在一起，其中存在著使後世許多畫家深受感動的靈感，並成為近代繪畫的先驅，而特別受其影響的畫家可說是塞尚。

委拉斯貴茲可說是完成了純粹的西班牙繪畫的人，他透過細緻的技法及均衡的構圖和冷靜的作畫態度，使正統的油畫趨於成熟。以皇帝、皇后、公主為中心的肖像或宮廷生活的作品，都被生動地畫出來。

時代稍晚的哥耶，他才使得西班牙的繪畫結出無比豐盛的果實。這天才畫家起先雖是宮廷畫家，但究竟不合自己的個性，於是離開宮廷，埋首於自由豪邁的創作，最後為貫徹其天性而獨行其道，有時甚至因受到殺人的嫌疑而逃走，有時則